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三十回 賞燈月開宴品群花 試容裝上臺呈豔曲

話說琴言從子玉處回來，華公子雖未知其細底，但責其私行出府，殊屬不知規矩，姑念初犯，權且免責，把他撥在內室，這是裡外不通的所在。一日，獨坐在水晶山畔，對著幾叢鳳仙花垂淚，心中想到人生在世，不能立身揚名，作些事業，僅與那些皮相平人混在一堆，光陰易過，則與草木同朽。即如草木開了花，人人看得可愛，便折了下來，或插在瓶中，或簪於鬢上，一日半日間，便已枯萎，雖說是愛花，其實是害花了。譬如這一叢鳳仙種在此處，你偃我倚，如同胞手足一樣，有個自然的機趣，即有風吹雨打之時，不過一時磨折，究無損於根本。若將他移動了根本，就養在金盆玉盃中，總失其本性。還有那些造作的，剪枝摘葉，繩拴線縛，拔草剝苔，合了人的眼睛，減卻花的顏色，何異將人拘禁束縛，叫他笑不敢笑，哭不敢哭。

再子細思量，人還有不如花處，今年開過了明年還開，若人則一年不似一年。即如我之落在風塵，憑人作踐，受盡了矯揉造作，嘗盡了辛苦酸甜，到將來被人厭惡的時候，就如花之落園飄茵，沾泥帶水，無所歸結，想至此豈不痛殺人，恨殺人。一面想，一面滴下淚來。再想到庚香雖然病好，但我從前說了些謊話，若知我近日的景光，他不能來，我不能去，只怕舊病又要發了，那時再來叫我，恐怕也不能再去。思前想後，終日淒淒楚楚的。一日一日的挨去，光陰最快，轉眼已一月有餘，只見丹桂芬芳，香盈庭院。

此日是八月□二，華公子想起六月二□一日在怡園觀劇，說秋涼了請度香過來。因想□五日是一家宴之辰，不便請客，即定於□四日，請子雲、次賢、文澤等，在西園中鋪設了幾處，並有燈戲。為他們是城外入，日間斷不能盡興，於下貼時說明了夜宴。此日正是秋試二場，劉文澤為什麼不應舉呢？這一科大主考即係文澤之父大宗伯劉守正，副主考係王文輝，已升了閣學，陸宗沅、楊芳猷、周錫爵、孫亮功一班可的一齊分房，將那一班知名之士迴避了一大半。內中除徐子雲、史南湘是前科舉人，蕭次賢是高尚自居，無心問世，只有田春航、高品入場。如子玉、王恂、文澤、仲清等皆遵例迴避。子玉在家悶悶不樂，又因琴言杳無音信，內外隔絕，又不能傳遞消息，幾次要去訪問聘才，又因華府威嚴，豪奴氣餒。故而子玉不肯前去，只得靜坐書齋，悶坐而已。

且說□四日早，子雲與次賢商議道：「今日華公子請我作通宵之飲，且聞賞燈，他今日必有一番熱鬧局面，並聞五大名班合唱。」即傳家人分派跟班，檢點衣服什物，零星珍寶賞需等類。總管預備好了，交與家人點過，免得臨時短少。說著已到未初，當下二人早吃了早飯，穿了衣裳，上車一徑往華府來。

且說華公子親自往各處點綴了一番。這西園景致奇妙，雖不及怡園，然而精工華麗，卻亦相埒。不過地址窄小，只得怡園三分之一。園中有□二樓，從前聘才所到之西花廳，尚是進園第一處。從前華公爺一個好友叫作謝笠山，是個畫畫好手，與他佈置了□二年，卻是濃淡相宜，疏密得體。到華公子長成，心愛繁華，又把笠山手筆改了許多。如今是一味雕琢絢爛，竟不留一點樸素處。是日張仲雨一早進來，先在聘才處吃了早飯，與張、顧諸人談笑了半天。到得午正時候，拉了聘才、林珊枝來逛西園。仲雨從前也不過到過一兩處，聘才雖經過兩回，也未全到。

此園有一妙處，曲折層疊，貫通園中。地甚見方□畝，築開一池，名玉帶河，彎彎曲曲，共有六折，每折建一橋，共有六橋。池邊有長廊曲榭，迴護其間，前後照顧，側媚傍妍。也有小艇三五個在岸泊著。池邊一帶名為小蘇堤。園中有好些大樹、虬松、修竹。假山有兩種：一種小者用太湖石堆砌出來，嵌空玲瓏；一種高大的用黃石疊成，高至數丈，蒼藤綠苔，斑駁纏護，亭榭依之，花木襯之。撮要提綱，則水邊有山，山下即水，空隙處是屋，聯絡處是樹。有抬頭不見天處，有俯首不見地處。

當下仲雨、聘才二人，跟著珊枝，順著山路徑，高低斜曲，穿入一個神仙洞內。從左邊上去，幾樹丹桂，不到□餘步，至一帶曲廊，作凹字形，梁□輕幕，簾櫳半遮。珊枝引入看時，共是七間，兩楹如翼外張，中間平廈三間，後面玻璃大窗，逼近池畔。室中陳設華美，署名「歸鴻小渚」。下有小跋數行，是華公自敘親筆。二人賞鑒了一回，從右邊長廊西首小門走去，是一個小小院子，有幾堆靈石，幾棵芭蕉，見一個小座落，是一個楠木冰梅八角月亮門，進內橫接著雁齒扶梯。上得樓來，卻是四面雕窗，樓中擺著數□個書架，橫鋪疊架，擺得有門有戶，縹緗萬卷，芸香襲人。此樓有兩所，作丁字形，一所三層，一所兩層，俱是明窗面面，中間鎖著四個大樹。下擺一長桌，寶鼎噴香，瓶花如笑。

當下三人略坐一坐，便從屏門後扶梯下來。接著一帶紅闌，闌下種著一排垂柳，前面幾樹梧桐。進得樓來卻甚精雅，壁上掛著數張瑤琴，古錦斑斕，五色絢彩；几案上擺些古銅彝鼎，卻無一點時俗氣。賞玩了一回，又走下來，四面俱敞，傍水臨池，室中不染一塵，几案桌椅盡用湘竹湊成，退光漆面。左右兩行修竹，幾處秋聲動人。闌前擺著一張棋桌，放著兩個洋漆棋盒，仲雨道：「此間頗為幽靜，卻洗盡繁華氣象。」珊枝道：「公子雖愛熱鬧，其實也喜清靜。」仲雨走下階來，沿池而行，渡過紅橋，對面一個白石平臺，雕欄如玉；上面三間平榭，垂了湘簾。進去一看，覺得一片晶光射目，寒侵肌膚，為夏間避暑之地。一切桌凳几案，盡是玻璃面子。兩旁兩架雲母屏風，中間一口大缸，一缸清水，養些大金魚在內，中放一座四尺多高一塊水晶山。此刻秋涼時候，已覺陰森逼人。走了出來，只聽的遠遠敲榔之聲。珊枝道：「此是傳人伺候，公子將出來，客將到了，恐怕有事，我先出去。」說罷便走了。仲雨也回了聘才出來，仍到東園，穿好了衣裳等候。

卻說華公子宴客，今日共有三處：日間在恩慶堂設宴觀戲。

酉戌二時，在西園小平山觀雜技。夜間在留青精舍演燈戲。華公子已冠帶出來，先在恩慶堂前候客。卻好蕭、徐、劉三客約會了同來，進了大門，下了車，裡頭另換肩輿抬進，直進了垂花門，到大廳下轎。華公子出迎敘禮。即開了中門，賓主四人，慢慢的走進來，又走了兩進，才是恩慶堂。蕭次賢是初次登堂，便留心觀望。這恩慶堂極為壯麗，崇輪巍奐，峻宇雕牆，鋪設得華美莊嚴，五色成彩。堂基深敞，中間靠外是三面闌干，上掛彩幔，下鋪絨毯，便是戲臺，兩邊退室通著戲房。賓主重新敘禮，將要坐時，魏聘才同著張仲雨出來。一一相見了禮，遂即敘齒坐下，講了些寒溫，獻過了三道茶。只見兩個六品服飾的，領著四個人上來，鋪設桌面，擺了兩席。戲房便作起樂來，隨後銀盤金碗，玉液瓊漿獻上來。華公子起身安席，子雲、文澤等推讓，欲要並作一席，也換個圓桌，華公子執定不肯，遂讓次賢首坐，文澤次之，那一桌子雲首坐，仲雨次之，聘才與自己作陪。

今日是五大名班合演，拿牙笏的上來叩頭請點戲，各人點了一齣，就依次而唱。衝場的無非是那幾出，看官也都知道，只得略了。主人讓酒，四客飲了幾杯，上過了幾樣肴饌，正是羅列著海錯山珍，說不盡腥濃肥膩。清談妙語，佐以詼諧。那邊席上，聘才問次賢怡園的光景。次賢略述了幾處。隨後即見寶珠、蕙芳、素蘭、淑芳、玉林、蘭保、桂保，春喜、琪官等九個，又湊上一個，作了一齣《秦淮河看花大會》，有幽閒的，有妖冶的，有靜婉的，有風流的，極盡靡豔之致，眾人盡皆喝采。子雲、次賢等就於此出中間放了賞。華公子對著笑道：「此係抄襲吾兄舊文，殊覺數見不鮮。」子雲道：「唱的甚好，貞靜的卻極貞靜，放浪的卻極放浪，沒有一人雷同。」文澤道：「這齣戲我倒沒有見他們唱過。」次賢道：「如今秦淮河也冷落了。就是從前馬湘蘭的相貌，也只中等，並有金蓮不稱之說。」子雲道：「湘蘭小像我卻見過，文采丰韻卻是有的。」聘才、仲雨也隨聲附和，講了一陣。華公子酒興便發起來，便勸諸人暢飲了幾杯。子雲留心今日不見琴言，便問道：「我聞得琴言近在尊府，今日何以不見？」華公子道：「這孩子脾氣雖有些古怪，卻還老實，如今派在內書房，少刻就出來的。」子雲又留心看去，卻又不見林珊枝與那八齡班，心內思想，今日如此盛舉，為何又不見這些人？難道都在戲房裡扮戲麼？這齣戲唱完了，華公子就傳□旦上來敬酒。眾人一齊上來，肥瘦纖濃，各極其妙。子雲看九人之外添了一個全福班的全貴，也很嬌嬌豔豔，風致動人。都請過了安，齊齊的手捧金杯，分頭敬酒。

蕙芳敬到子雲面前，子雲問起春航場中文字得意麼，蕙芳道：「前日史竹君說他的很好，是必中的。」文澤在那席聽了笑道：「我聽得你在家，天天的焚香禱告，湘帆就文章不佳，也是必要中的。」蕙芳笑道：「誰說的？中舉可以禱告得來，我倒願替眾人

禱告了。」華公子問道：「你們說的什麼？」子雲正要回言，蕙芳忙斟了一杯酒來勸子雲，子雲被他纏住，卻不能說。華公子呆呆的看著蕙芳，等著子雲說來，文澤見了便道：「待我說罷。」蕙芳對著文澤去了個眼色，這邊張仲兩笑道：「媚香，今日人多嘴雜，你就要掩人的口，也掩不住這許多。」蕙芳道：「要掩人口作什麼？我也沒有怕說的，你們愛說就說罷。」笑著走到那邊來敬文澤。那邊寶珠，華公子賞了一杯酒，他吃過謝了。華公子道：「今日這齣戲也唱得好，淡裝濃抹，各有所宜。」寶珠微笑不言，華公子即問蕙芳之事，寶珠笑道：「我不曉得。」華公子笑道：「你們自相衛護，這般可惡，將來總問得出來。」便又叫過蕙芳來，蕙芳只得過來，華公子道：「我是性急，又聽不得糊塗事。你有什麼隱情，定要瞞著我作什麼？」蕙芳低下頭說道：「公子別聽他們的話，他們是取笑我的。」子雲笑道：「媚香，你們的事，城外是全知道。就是城裡，只怕也有人知道的。何不說與公子聽聽呢？」

「蕙芳道：「我有什麼說的？」仲兩忽然笑道：「你事急，就借著人作護身符，如今你又忘恩負義了。」說得眾人不解，蕙芳怔了一怔，臉上不覺紅起來。華公子看了，想起前日的話，動了些憐念，料有些隱情不好講，慢慢的問度香罷了，便倒把別的話支開。當下談笑間，飲了許多酒，戲唱過了幾齣，吃過了兩道點心。華公子起身道：「請到園中散散罷。」次賢、子雲道：「甚好，本來酒已多了。」諸客一同起身，就有四五個家人，急忙從廊下近路抄入，通知園門伺候。

卻說東西兩園，在正廳兩旁，處處有門戶通入。當下華公子引著眾人，即從遊廊內繞過了幾處庭院，又到一個迴廊，見壁間嵌著一塊祝枝山草書木刻，約有六尺多高。眾人正待看時，只見一個跟班的走來一推，卻是一扇門作成的，當面便是綠陰滿目，水聲潺潺。大家推讓進園，走過紅橋，是一個青石臺，三面也有白石短闌，支了一個小綠綢幔子。左邊是山石，土坡上有叢桂數株；右邊是曲水灣環，沿邊竹樹蒙茸，隔斷眼界。

上面是三間小樹，內書「潭水房山」四字，卻極幽雅。

子雲等欲要坐下，華公子讓到裡面去，從屏後走進，便見一個所在，裡窄外寬，三面如扇面。綺窗雕口，中間用烏木、象牙、紫檀、黃楊作成極細的花樣。此中隔作五六處，前面不用簾子，是一帶碧紗櫺。眾人到閣前看時，底下是一道清溪，有兩個小畫舫泊著。對面也是水閣，卻通垂了湘簾。華公子就命在碧紗櫺前擺了一個長桌，室中焚了幾爐好香，獻上香茗。眾人坐了，正覺秋光如畫，清洗心脾。子雲偶回頭時，又只見珊枝同著琴言上來，對著子雲等請了安。子雲等忙招呼了。

子雲見了琴言，此時低眉垂首，不像從前高傲神氣。且隔了兩月，從前是朝親夕見的，如今倒像是相逢陌路，對面無言，未免有些感慨。即叫他走近，問了些話，要問起子玉來，卻又縮住。次賢、文澤也問了幾句。

當下眾人清談了好一回。已是申正時候，華公子便命擺了幾個果碟，幾樣小吃，小酌起來，又叫了群旦進來伺候。對面水閣上卻安放了一班錦雜耍，便上起場來，說了好些笑話，作了一回像聲，又說了一回《龍圖公案》。次賢等不甚喜聽，便與群旦猜枚行令，彼此傳觴。華公子又叫了一檔變戲法兒的，耍了一回。堪堪月色將上，又撤了席，在園中散步了一回。便有數對的紅燈籠前來引道，華公子與諸客都更了衣，隨著紅燈籠步出了園，仍從恩慶堂來，卻見明燈燦爛，霞彩雲蒸的一般。從屏後迤東而行，處處笙歌盈耳，燈彩如虹。進了一個月亮門，門前紮起一個五彩綢綾的大牌坊，掛著幾百盞玻璃畫花的燈，中間玻璃鑲成一匾，兩旁一副長聯。進了牌坊，月光之下，見庭心內八枝錫地照，打成各種花卉，花心裡都點著燈，射出火來，真覺火樹銀花一樣。前面又是一個燈棚，才到了戲臺，更為朗耀，兩廂清歌妙曲，蘭麝氤氳。對面就是留青精舍。

於是讓眾客進去，入了坐，主人定了席，重新開了戲，這番暢飲歡呼難以描寫。飲到二更，主客皆有醉意，便停了菜，換上果品，散坐一回。

忽見伺候的上來，說門上回話：說馮少爺來了，要進來。

華公子怔了一怔，道：「好，就請進來，卻無生客在此。」聘才道：「緣何三更半夜的才來？」華公子道：「想必關在城裡，無歇處了。」候了好一回，才聽得腳步聲，兩盞小明月燈引路，馮子佩搶步上前，與華公子見了禮，又與眾人相見了，卻也都為熟識。華公子即令其坐在聘才之上，將要問話，子佩便笑道：「好！如此熱鬧請客，卻不來叫我一聲，要我闖上門來。」劉文澤道：「恐怕你應酬忙。知道空閒，我早上就帶了你來了。」說得眾人笑了，子佩也不理會，便把那些個相公看了一看，即讓台席飲了兩杯酒，才又自己吃了幾箸菜。

華公子見他光景餓了，便問道：「你今日在何處？怎麼這時候才來？」子佩搖搖頭道：「不要說起。」才又吃了一塊蘋果，接著說道：「絕好一局，弄得不歡而散。」說到此，卻又懶說下去，華公子道：「為何不歡而散？你且說來。」子佩道：「今日和我妻舅歸自榮，回到他的妻舅烏大傻家替他孀娘祝壽。」仲兩聽了要笑，子雲道：「有了烏大傻，自然就不妥了。」文澤點點頭道：「這套話倒必定可聽，快說罷。」子佩道：

「歸自榮並約了他小丈人，帶了那四個檔子。大傻也請了兩桌客，並些南邊朋友。」有幾個會串戲的在內，大家公議：「每人湊錢□弔，共得九□弔，遂叫了全福班演戲。歸自榮高興，與一個姓呂的串了一齣《獨佔》。」文澤道：「歸自榮本生得好，就是不該同小老婆另住在城外。聽說仍舊窘迫得很。」子佩丟個眼色，文澤不說了，蕭次賢冷笑一聲，聘才像要說話又不說。

子佩道：「他們愛串戲罷了，偏又拉上我。」華公子道：「不錯，你的戲是唱得最好的，我看比他們還強些。今日串的是什麼呢？」子佩道：「和別人串也好，偏偏大傻子死纏住了，要與他唱《活捉》。本來戲名就不吉利，大傻子生得又呆又笨，種種不在行，難以盡述，看的人也不住的笑。正到進場的時候，我將帕子套住了他，忽然走進了一群人來，不論皂白，拿出刑部一張票子，給眾人瞧了瞧，就一條繩子，把大傻子拉了出去。」

裡頭奶奶們急得哭號起來。眾人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欲待出去勸解，他們已經飛跑去了，沒頭沒腦的叫人怎樣，只得一哄而散。自榮是不能走的，還有大傻幾個至交在那裡，我便一直到這裡來。」眾人聽了也都稱奇，仲兩道：「我也猜著八分了。這事還是為著歸自榮起的，烏大傻不過聽了襯戲，吃了鑲邊酒，便替歸自榮擔了個苦海的干係。」馮子佩道：「我倒不知，你知是為著什麼？」仲兩道：「我也是猜測。我聽得人說：烏大傻子造了張假房契，替歸自榮借了六百吊錢，聽得借主知道了，要告他。我想一定是此事了。」馮子佩道：「有點像，錢是歸自榮與大傻兩個分用的，如今倒是烏大傻一人倒運了。」劉文澤道：「這個烏大傻子，也生得特奇，又呆又傻，倒是個戲癡。城外□個戲園，他每天必處處走到，一個園子裡至少也走個四五回。歪著肩膀，最可厭的是穿雙破皂靴，混混沌沌的走走來。略有一面之交就斜著身子站住了，人又不留他，沒奈何又走過去。我不看戲便罷，若看戲必遇他的。」次賢笑道：「他也是我們浙江人，我看他書倒像念過的。」張仲兩道：「也不見得，我雖不懂文理，我見他那字就不成個樣子。」華公子道：「別講這些人，管他傻不傻。子佩你會唱戲，你何不上臺唱一齣，顯顯本領；況且多少賞鑒家都在此，或者巴結的上，於你有點好處。」子佩啐了一口道：「我又不是相公，要巴結誰？」徐子雲道：「誰又當你是相公？就是顧曲登場，也是風流自賞的事。況你具此美貌，不教人贊聲，豈不也冤枉煞了。」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馮子佩有些活動，便道：「今日沒有伙計，唱不成的。」華公子道：「怎麼沒有？你就不和班裡人唱。」馮子佩道：「張老二，魏老大就很在行的。」仲兩搖頭道：「我不能，況且我只會幾套老生曲子，也配不上他。魏老大可以，不但小生，連二花面、三花面全能。」魏聘才只顧笑，也不招攬，也不推辭。徐子雲道：「這不用說了，就請魏兄與子佩一試，也是工力悉敵的。」聘才道：「只怕不對路，況且沒有請教過子佩怎麼樣？」華公子道：「這也不妨。關目腔調有不合處，預先對一對就是了。況且我這裡教曲的蘇州人也有好幾個，叫他們伺候場面就是了。」聘才道：「既如此，必須周三的笛子，秦九的鼓板方妙。」華公子便叫人傳了上來。在臺上伺候。聘才便自述所唱《折柳》、《獨佔》、《賞荷》、《小宴》、《琴挑》、《偷詩》等戲。子佩連連搖頭，原來卻有不會的，也有會而不熟的，便笑道：「我都不會，看來唱不成。」

聘才問道：「你會的是什麼？」子佩道：「我會的是：《前誘》、《後誘》、《反誑》、《挑簾》、《裁衣》等戲。」聘才笑

道：「也不對，竟唱不來。」華公子身子後邊，站著幾個八齡班內的，有一個對林珊枝低低說道：「魏師爺何不唱《活捉》，前日不是見他唱過的？」華公子早已聽見，便向聘才道：「你何不同他唱《活捉》呢？」聘才尚要支吾，經不得眾人齊聲參贊，聘才只得依了。子佩笑道：「唱便唱，不要又鬧出刑部的案來，將魏老大鎖了去。」眾人都笑了。子佩頗覺欣然，便又故意遷延，經眾人催逼了一回，然後與聘才到後臺裝扮。聘才是精於此事，毫不怯場，不知馮子佩怎樣，先在後臺操演了關目，馮子佩倒也對路。但聽得手鑼響了幾下，馮子佩出來，幽怨可憐，暗嗚如泣，頗有輕雲隨足，淡煙抹袖之致。纖音搖曳，燈火為之不明。

眾人甚覺駭異，如不認識一般。華公子已離席，走到臺前，眾客亦皆站起靜看。華公子道：「奇怪！居然像個好婦人，今日倒要壓倒群英了。」子佩聽得眾人贊他，略有一分羞澀；又見徐子雲身旁站著蕙芳、寶珠，見蕙芳看看他，便湊著子雲講些話，又湊著寶珠講些話；又見寶珠微笑；又見劉文澤與蕭次賢站著，在一處彼此俯耳低言，大約是品評他的意思。原來文澤與蕙芳倒不是講馮子佩，倒講的是歸自榮。

這歸自榮原籍江西，寄籍直隸，也進了一名秀才。少年卻很生得標緻，今已二□七八歲了。生平闊味之事甚多。家本豪富，其父曾為大商，幼年夤緣得中舉人，加捐了中書，現在本籍安享。自榮在京八年未歸，糟蹋了多少錢財。家中現有妻室，謊言斷弦，娶了烏大傻之妹。又不甚合意，又娶了葉茂林之女為副室，另居城南。葉女在家時，即不安本分，喜交遊，而自榮寵嬖特甚。奩資頗厚，被自榮亂為花費，不到兩年化為烏有。

夫妻兩個都是不耐貧苦的，未免交謫誚謗。葉女又鼓搔頭弄姿，倚門賣俏，那些舊交漸漸走動起來。自榮始雖氣忿，後圖銀錢趁手，便已安之，竟彰明昭著，當起忘八來，並僱了一個伙計在家。士林久已不齒，而自榮猶常常的口稱某給事為業師，某孝廉為課友，而一班無恥好色者，亦欲相為徵逐。歸自榮與葉女住宅，就與蕙芳相近，故蕙芳知之甚詳。劉文澤也去吃過酒的。但去吃酒的。自榮必要作主人相陪，故此有些人不願去。

張仲雨是更相熟的，就是聘才尚未知道。

華公子是不喜與聞這些事情，故不理會，只顧看子佩出神，忽叫斟大杯酒來。家人捧上一個大玉杯，華公子叫送到子雲面前。未知子雲飲與不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